

《天下归心——“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脉络》导读第二讲 精彩发言集锦（之一）

7月29日晚，“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起读书”活动的第三单元第二讲读书会在线上举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李勇刚围绕《天下归心——“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脉络》一书的第二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一至六节内容进行导读。

导读环节，李教授通过讲座视频、PPT、音频、文稿相结合的方式全面细致地讲解了相关章节内容。集中讨论环节，群内读者纷纷分享了读书心得，并就会前设置的三个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台盟陈宁：李教授及各位老师，晚上好

通读了李教授《天下归心——“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脉络》一书第三章感触颇深。有以下二点体会：

一、据史料记载，秦朝以商鞅变法为起点，后又李斯的进一步完善，经过百余年的励精图治所形成“大一统”的“四梁八柱”无论是秦对当时较快速度实现“富国强兵”，从而对当时其他诸侯无论是国家综合实力还是民心，都形成压倒性优势，并用这种优势地位统一六国，从而结束了长达数百年诸侯战乱，还是对今后历朝历代的统治顺畅来说，无疑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这么说，秦朝的相当一部分统治方法，尤其是郡县制和官僚制的实施，都被以后的历朝历代所保留，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到元代以郡县制为基础优化为行省

制而已。从本质上讲，秦朝的郡县制一举奠定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行政框架，并被历史所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正有据以此，毛主席才会于1973年8月5日写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毛主席的这首诗可能是对秦朝以来中国历史最简要的总结吧！

至于有人会列举出很多郡县制的不足之处，甚至有“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论调，这其实并不意外，因为历史在进步、生产技术条件在进步，因此施政情况也要求不断完善。个人认为，郡县制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于明确中央集权与地方行政机构的事权分配，这无疑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最终形成牢不可破的“大一统”制度性基础。如何保证该机制始终顺畅运行，实际上牵涉到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借用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著名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重要论断。再好的机制是需要人去执行的。所以历朝历代为了统治顺畅，吏治始终是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历史证明只要中央和地方治权的集放有度、中央和地方事权的权责明晰、中央和地方执政理念以民为本，同时既要避免过度放权，也要避免矫枉过正就应该能保证执政稳定。

二、秦朝“大一统”的“四梁八柱”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字“大一统”：书同文。正如李教授书中所说“书同文在政治上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书同文在文字上的意义更是非常深远。尽管经过……演变，汉字最基本的特点仍然一直被保留至今”，从而为中华

文明的不断续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与秦朝差不多时代的罗马帝国正因为没能做到全域的“书同文”（不用说罗马帝国上层存在“一国二语”（古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就连罗马帝国域内也是保留各自的语言），就为日后罗马帝国崩溃时就分裂成数十个国家埋下了客观可能性。

以上只是个人一些粗浅的体会，还望李教授及各位批评指正。

李勇刚回复：感谢陈宁老师的精彩分享！我认为这个分享中不仅有学术的积淀，更有工作和生活中的诸多体验，学习了！您关于如何克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问题的梳理，我觉得很有道理。不过第二条如何能够做到，或许可以进一步探讨呢。我记得北师大瞿林东教授五卷本的《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当中，有对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差异的详细对比，以及中国其他时期和西方其他时期的对比。倒是可以找来一读。尤其是第五卷，比较简明扼要。另外，潘岳同志前两年疫情期间写的这三篇文章，也涉及到中西之间的文明对比，兼具学理与文采，值得一读！

北京大学金鑫：谢谢李老师的总结和带读，我有一小困惑，恳请老师解答。

在读著作中，我逐渐感受到，中华文化多彩多样，但总能体现出“大一统”的内涵，这其实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传承以及“中国”概念形成延续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仔细思考，我们说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诞生了诸多民族和其独特文化，这些不同民族文化如果处于某些地区可能会有跨界的问题。从现实来看，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

凝聚力，不同民族对于中华文化具有不同形式的认同感，与这些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其强大的认同感，进一步有助于形成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大一统”。想请教您，从古代民族的产生，中华文化不断形成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如何去认识和看待这个过程中的民族文化呢，是否是大一统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融合？不好意思，打字斟酌较慢，超过了时间，谢谢主持人和李老师，我的问题之后向您请教。

李勇刚答复：金鑫兄，不过也可以先简单说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大赞同还原论的思路，而更倾向动态生成论的逻辑。

（二）“大一统”的包容性

在西方历史上，宗教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比如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中国历史上的各个宗教虽然也有一些矛盾和冲突，但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宗教战争。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最终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传入进来，也能够与其他宗教和谐共处。这种巨大的反差，原因何在？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华文明不实现预设一个至高神。在西方文明中，神在天地之上，是最高的存在；而在中华文明中，神在天地之间，天地才是最大的存在。在高天厚土之间，各个宗教的“神”大可和平共处。因此，中华文明反倒能“以无有入无间”，以“无神”（不强调唯一真神）容纳“多神”。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底色。

看到“大一统”三个字，可能有人担心：这也统那也统，是要让所有人都一样吗？“大一统”之下，差异性如何获得保护？实际上，基于上文所讲的文明底色，“大一统”传统恰恰强调尊重和包容差异，

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左传》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如果用清水来给清水增加味道，谁能喝得下去？如果琴瑟发出一样的声音，谁能听得下去？尊重差异，才能五味调和、八音克谐，才能摇曳多姿、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尊重差异并不等于放任差异，正如包容多样性也不等于放弃一致性。如果缺乏基本的一致性，各个要素各行其是，终将导致相互之间的严重冲突，难以形成基本的秩序。这样的智慧，被孔子（前 551—前 479）概括为“和而不同”——一方面尊重各种差异，一方面构建和谐秩序。

更需要看到的是，尊重差异并不意味着刻意固化差异，因为事物都会变化发展。“天地之大德曰生”，一切要素都在时间的洪流或细流中交融和演变，共同作用形成新的事物。差异并不需要被强制性地消灭，恰恰是实现“生生不息”的前提。古人认为，把具有差异性的要素加以协调平衡叫做“和”，如此才能生成万物，世界才能丰富发展。如果仅仅把相同的东西予以叠加，并不能生成新事物。这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插入处）对“和实生物”四个字，一些人认为重点是“和”。其实，“生”字才是目的，而“和”是“生”的方式，差异性“和”的前提。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

明白这一点，进而才能真切地理解“中华民族”的确切含义。在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曾经显赫一时，甚至建立局部性的政权，比如

“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比如突厥、契丹、党项。但是，这些民族如今虽有历史的记载，却找不到独立的族群。他们都被消灭了吗？当然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随着族群之间的通婚，很多民族之间的差异逐渐被打破。他们不光在生物基因的意义丰富了中华民族，更在文化基因的意义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与恢弘。今天人口最多的汉族，恰恰最丰富地融入了各个民族的血脉，与古代的“汉人”早已不是一回事了。这正是“和生”逻辑的体现。

“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对于“大一统”国家政权而言，一方面要充分保障“道并行”“万物并育”，让各种宗教、民族等都能实现自然的“生长”与交融；同时还要防止“诸道相悖”“万物相害”，避免某些要素陷入癌细胞似的“疯长”，而妨碍了他者的正常“生长”。作为世俗政权指导思想的儒家，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宗教，而是支撑各种要素共同实现生生不息的底层操作系统。

概言之，“大一统”绝不主张消灭差异，而是在维持总体秩序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和包容差异，并保障在不同要素的交融中生成新的事物，而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亦由此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就是“大一统”的包容性。

您好金兄，这是我为这本书最开始写的导论中的一段文字（后来接受编辑的建议改掉了），或许能部分呼应您的问题。更多细节，后面两讲也会涉及到。不过您提醒了我，咱们或许可以分享一些有关民族关系的文章呢。

国家图书馆刘子晨：李教授的分享非常好！刚刚思考码字完毕~我想对第一个问题谈谈我的一点拙见。我觉得，时下“汉服热”、“国潮”、爱国主题电影等等的兴起，反映了我们当下越来越“足”的文化自信，我们越来越多地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里面。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大家心底里面都有着对于传统文化的热情和向往，但是缺乏途径去表达、抒发，而现在这些传统文化周边越来越多，也是让大家有了一个表达对中国传统礼乐文化满腔热情的途径。而且，尤其是对于 00、10 后，他们这代人出生在一个全球化特征非常突出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我们不多多通过这些多元化的途径向他们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那么越来越年轻的这一代就会对与中国自己的东西自然地越来越淡漠，而总是被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文化产品（比如美剧）所吸引，这就不利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让传统文化更加普遍地走进大众生活中，确实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我们每个人应当对“大一统”有正确的认知，大一统不是同化，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兼容并蓄、包容万千。同时，我觉得时下我国对于抗击疫情所凝聚出的巨大力量，恰好是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体现，是我们的“制度自信”。